

從海軍學校到海軍軍官學校

學習及生活點滴(一)

著者/宋炯

海軍官校38年班（航13）

海軍養成教育，自清代同治年間左宗棠奏請培訓人才，建立造船能力成立船政開始；一向採英國海軍訓練制度，招考十四、五歲青少年入學，在校學習五年，後上船（或廠）實習三年，方才畢業。直到抗戰勝利，才改採美海軍訓練制度，招收高中畢業以上青年，訓練四年畢業。其中艦（廠）訓，則改在每年暑期實施。此外英制海軍是航海、輪機分習的，美制則為航海、輪機兼習。筆者當年（民卅二年）考入海軍學校是專習航海的，到抗戰勝利，併入在青島新成立的海軍軍官學校時，改為航輪兼習，最後在左營畢業時，成為海軍軍官學校第一屆航輪兼習畢業的新制海軍軍官。我們在校學習將近七年，從抗戰期間在位於貴州省桐梓縣的海軍學校開始，歷經抗戰勝利時，先遷校於四川的重慶，滯留學習一年（兩個學期）才發配給船位復員沿長江而下南京、上海。隨奉令上船見習約半年，最後於民國卅六年夏回到青島新成立的海軍軍官學校改為航輪兼習。後因戡亂戰役失利，遷校於廈門，完成我們最後一學期學業並舉行畢業考試，隨又因戰事吃緊再遷左營，完成政治補訓。才於卅八年十一月廿一日行畢業典禮，成為正式海軍軍官，在此將七年學習期間，歷經這麼多地區及見習半年期間所經港口不少，故有許多在校學習與生活點滴，都饒富興趣，乘年屆八十，記憶力仍不很差，一一加以回憶記錄；也許有許多地方可供後期同學玩味啟迪之處。

筆者最初進入的海軍學校之前身為福州海軍學校，是一脈承襲清代船政之求是學堂而來，最初招考學生，因近水樓台之便，多是福州附近學子（閩南人都極少）後於北伐完成統一後的民19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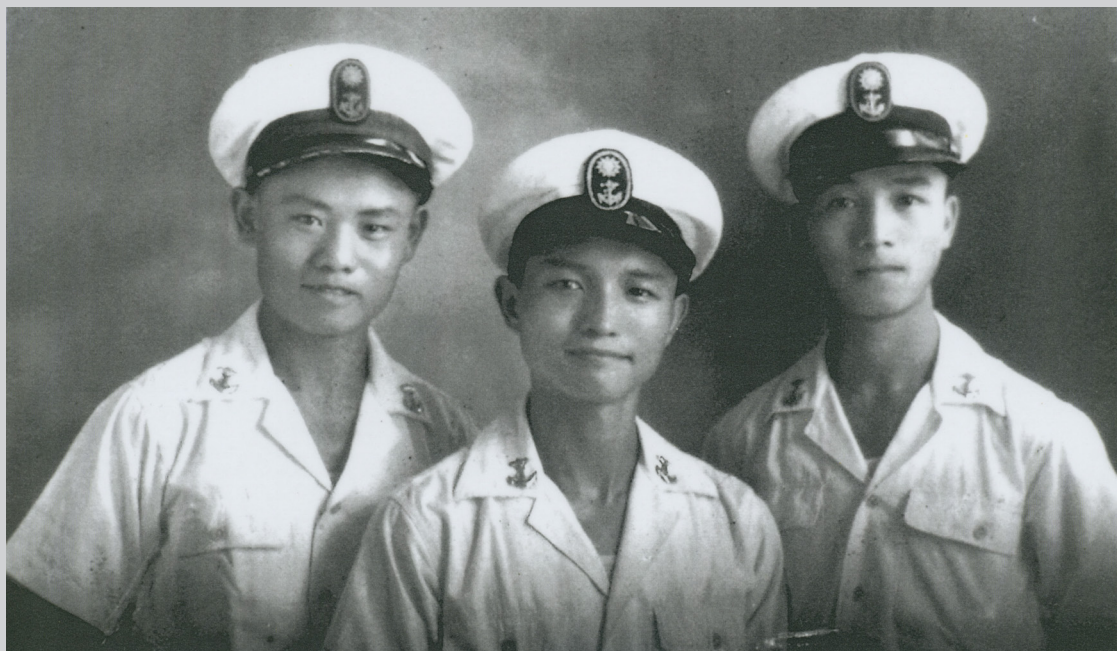
乃取消「福州」冠名，逕稱海軍學校，而且擴大向全國招生，故從海校第五屆航海班起，便有許多外省籍菁英學子進入海校就讀，當時另有張學良設立的青島海軍學校及陳濟棠掌導的黃埔海軍學校，加上未久軍政部又另於江陰設立的海軍電雷學校，形成戰前海軍四個「派系」。惟青島、黃埔甚至電雷各校的師資，仍出自船政煙台，或馬尾海校，只是海軍部長是江南水師學堂（由船政畢業的前輩所主持）畢業的福州籍的陳紹寬上將，他當然是以海軍正統自居，對青島黃埔、電雷各校畢業之軍官少有重用，甚至不用，造成海軍四個派系互相對立更形加劇。此種派系抵制陋習，直到政府遷台，約經十餘年之久才慢慢淡化而消失。

海軍學校校址一向在福州，抗戰時因避日軍轟炸，一再播遷，經福州鼓山之湧泉寺，到湖南湘潭，均為時甚暫。直到民國廿七年中，經周憲章、歐陽寶等前輩勸察，才簽奉陳紹寬總司令（抗戰開始未久，海軍部奉令改組為海軍總司令部）批准在貴州省北端桐梓縣落腳，當時尚有航海七屆、八屆、九屆、十屆、輪機五屆及造艦班等在學學生，分別在民國卅年前在桐梓完成學業，赴專科學校深造後畢業，陳紹寬似有意重建新海軍幹部，於上述各班全部離校後於民國卅年重新招考新生，是為海校航海十一屆及航海十二屆部份學長，後於卅一年再招新生編為十二屆航海班及第六屆輪機班。隨又於卅二年初大批招生一百卅餘人，分編為第十三屆航海班及第七屆輪機班。抗戰勝利前一年又招入航海十四屆學生五十二人。以上海軍新血輪之加入，陳紹寬似在預表海軍建設要從頭做起的概念。

海軍官校創校歷程

筆者是在卅二年考入海校的，那時正隨先父改派新職，由安龍縣搬到興仁縣（均在貴州），已完成初一學業，正待轉學到興仁中學就讀，舊曆年剛過不久，一位服務於興仁團管區的先父友人辛少校告訴我海軍總司令部委請各省代招考新生，招生簡章登於報紙上，其規定是招考初中一年肄業，年在十四歲，身高4呎10吋左右，體重80至90磅。以我當時狀況除年齡尚差兩三個月以外，餘皆完全吻合，當然躍躍欲試，向先父母稟明，經父母多日商量，起初不贊成的先母，卒以海軍可能有如空軍，伙食很好，乃亦點頭應允。故在卅二年三月日身懷著父母給予的法幣三百元（當年在貴陽一家招待所吃客飯一菜一湯，兩碗飯索費七元）便隻身搭上郵政便車前赴貴陽報考，那年招考海校人數約一千六百人，貴州省府幾乎以空勤標準作體檢，一下刷去一半。最後參加筆試僅約八百人，最後在教育廳放榜時，僅錄取六名，按名次為趙士驤、筆者、黃英傑、趙元祿、趙學良及陳昌明，其中僅陳昌明是真正的貴州人，士驤及我為雲南人，黃英傑、趙元祿為南京人，趙學良為安徽人，教育廳派了一位潘姓督學率隊，將我們六學生搭運貨卡車前往重慶覆試。

覆試是在位於重慶山洞丁家花園之海軍總司令部內實施的，最先到海總大禮堂內實施體檢及面試，總司令陳紹寬上將坐在講台之上，一面看著海軍學校校醫俞維新少校（天津海軍醫事學校十六屆於民國十九年三月畢業）持聽筒一一診聽打赤膊的應考生，一面報出「心臟好！」「肺部好！」……檢查畢，每生步上講台接受陳總司令親自所作視力及色盲測試，順便逐一看看每一學生的儀表，比較在貴陽的體檢，含沙眼檢查、X光胸部檢查等等輕鬆太多，體檢及陳紹寬面測合格後才參加筆試，我們貴州省保送的六位學生全部錄取，放榜時榜首為翁國樑同學，筆者那時剛念完初一，英文成績必然不佳，幸好算術一向都不錯，得以彌補而倖獲錄取，隨即退旅社，潘督學也任務達成回貴陽覆命，我們則到海軍總部換上軍服，一連三天在大禮堂內排隊由海總軍樂隊前導以齊步走，繞著大禮堂四邊練唱海軍學校校歌；另外又教唱了三首抗戰歌曲：（1）國家至上（2）總動員歌（3）抗戰到底，至今雖已事隔六十五年餘，我仍能不看詞譜，一字不差地唱得出來，同時入校的百多位同學已無人可以記憶，更不消說唱出來了，然後總部派了三部大卡車，由周伯燾學監率領我們一百卅餘位新生一大早



1943年貴州保送學生，右起陳昌明、宋炯、趙士驤

從重慶出發，四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左右到達桐梓海校大門口，整隊時有些同學仍在鬧鬧，馬上就被從學校出來協助整隊的隊長們劈頭一鞭（樹枝）加以制止。

進入學校便是一個集合場，面對海校主建築之全家樓（原係桐梓縣士紳金漢初為其母所建節孝祠共三層，兩旁尚有二層樓之耳樓，海軍向其租用，但是似乎從未付過租金，在桐梓縣城內算是一座大樓。）集合場登上大樓尚有五級石階梯，很適合拍攝團體照，在我們這年招入校前，校舍必不敷使用乃在旁邊征用城隍廟部份廟地，另外加蓋了兩層較大樓房作為教室、寢室，全校師生大餐廳及一個小型運動場，含籃球場一個、跳遠跳高沙坑等體育設施。在新建二層校舍與金家樓主樓之間，原先已另建二層樓校舍，二樓為圖書室及鴿舍，圖書室門有「雪甲午恥」四個大字，樓下一旁則為洗澡間、理髮室、皮工室、花園等工作場所，主大樓左後方為盥洗室及廁所，主大樓右側則為廚房、衛兵、勤務兵、洗衣房等場所，主大樓右後側有水井一口。我們列隊進入集合場後，周學監為我們介紹了訓育主任鄧兆祥中校，另一學監楊熙燾少校及五位航海第八屆畢業之隊長，陳在和、李景森、劉淵、李護為、王庭棟。

進校後，必須試讀三個月，接受有如入伍訓練的兵操課，最後經甄別考試，分班後才正式算是海軍學生，兵操課由海軍陸戰隊講武學校民國十四年畢業的甲班陳啟嶸中校正操練官負責，輔以同校民國廿七年研究班畢業之梁壽鑫上尉副操練官共同負責，上兵操課一如陸軍要打綁腿，從徒手到持槍按照國軍步兵操典進行嚴格操練，每天上、下午至少共四小時，夜間也有緊急集合，服裝未穿整齊，綁腿未綁好都要受處罰。此外便是游泳訓練，甄別試時，至少要游到五十碼才算，體育課也是每日至少一小時，隊長們很注意每生所具有最佳之項目作為日後體育課分組之依據，三個月後舉行甄別考試，成績在前一半的編為第十三屆航海班，後一半的編為第七屆輪機班，筆者得力於算術成績較佳，彌補了英文成績而幸運地編入航十三班，後來才知道編入十三屆航海班的可能只有一二極少數初中一年

級肄業生，其他的多為初二、三年肄業的，且有位劉姓同學是讀了高中一年級才來考的，較高學歷同學在入校最初一、二年是很輕鬆的，他們多有餘力參加編寫壁報，參加歌詠隊，出演話劇等等課餘活動，頗佔不少便宜。

筆者編入航十三，正式海校學習、海校課程頗繁重，所有課程除國文、黨義、本國史地以外，其餘課本悉用英文原文課本，每月月考及每學期期考題目亦全用英文，除了打印不清楚之字以外，餘均不可提問，對一個謹讀過初中一年級的筆者而言，實在很痛苦，必須從所識少數一二個英文字中猜測是算術四則題那一類題而加演算而得分。讀世界地理時，則必須下功夫背許多國家國都及大城市的英文名字，頗感吃力，但是也因而逼得在課本上多讀多查字典，差不多快一年，終於克服了英文考試題的困難，我們學的英文課本則是英人畢範宇翻譯的三民主義英文本，同入校的輪七班同學則讀英文王雲五日記，很富生活情趣，從我們所讀的課本則學到政治、經濟名詞，對日後看英文新聞倒有不少幫助，英文考試並未難倒我，無論聽寫(dictation)，英翻中、中翻中多離不開原課本太多，尚足以應付，後來習代數、大代數、平面幾何、解析幾何、平面三角、孤面三角、物理，均因原本數學基礎良好，每能拿到高分，惟一最差的是化學一科，教官是福州海校附設軍用化學班畢業的李可同少校，他一口福州官話，有時聽不太懂，主要的光有課本，毫無實驗，建立不起學習興趣及印象，考試但求及格，便萬分滿意了。李教官一度也教我們國文，教四書課，讀課文時有如唱歌，倒是給我們很深印象，無形中背了不少論語課本內名句。由於學校教學認真，考試又多，每學期期考後很快放榜，不及格的，立即遭到勒令退學，我們入校後抗日戰場常常失利，淪陷區日益擴大，許多來自北方及中原乃至沿海一帶學生，一時回不了家只好到學校隔壁的城隍廟暫居等候家裡寄來接濟，才能離開，情況淒慘，咸賴好心同學予以暫時接濟，本班同學中稍較富有的同學如徐學海、王藹如等等常對退學同學伸出援手，溫馨感人。同學們考不及格者多在數學上面，其中一位老師常香圻最為嚴格，出題最難，每

在課本習題之外平時或月考測驗每遇時限未繳卷者一律扣分，有一次可能題目太多太難，全班無一人來得及繳卷，結果報請校方全班每人記過一次，許多同學栽在常老師之手而終於退學，但是未遭淘汰同學的數學程度因而被逼得打下良好根基。

在桐梓時期也有厚道的老師，如在宣統三年江南水所學堂第六屆管輪畢業的劉立成老中校，常用他濃厚南京口音很有愛心地教訓本班的王季中同學說：「王季中啊，要用功呀，不然會提前畢業囉！」王同學在桐梓期間常考倒數二、三名，但是到青島後，突然腦筋開竅，功課突飛猛進，後來在擔任某艘二級艦艦長時，因劉廣凱副總司令來巡視，梯口值更官不在，而被劉報給黎總司令王璽被調下地，未久考上某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繼赴美深造獲博士學位，留在美國一家科技公司任要職直到退休為止。另外曾發生過至今仍不解的一個大問題。其經過是在試前有幾位同學先後來向我詢問幾則大代數題之解算法，我一一為其解算，不料期

考中，我曾為同學解算過那幾個題目，居然都出現在試題中，豈有那麼湊巧的事呢?!疑是有人盜題，未免太大膽；或是出於老師善心，有意先透露，實情終未揭曉。

除功課一向很緊以外，體育場也絕不馬虎每天至少一小時，桐梓時期體育教官徐樹謨（好像是上尉階），但是除了期考或一年一度運動大會以外，很少看見徐教官，他外務很多，又在街上經營蛋糕店，體育（及游泳）課幾乎全由前述五位隊長一手包辦，按照每人體能表現分為甲、乙、丙、丁四組輪流上籃、排、足球或各項田徑器械操科目。田徑成績評分很科學，乃是根據馬尾時期英國教官帶來一項指數大表，依據每人年齡、身高、體重數據進入，再依據跑百米、二百米、跳遠、三級跳遠、跳高、鉛球、鐵餅、標槍跑出時間，跳的長度、高度及擲的距離各項數據而找到應有成績。游泳則看距離而計分，如甄別考試50碼及格500碼為100分，平時每年十月游泳測定成績，各學年及格與滿分距



離，均在調高，到畢業時以游1000碼及格三十00碼滿分。無論年測或畢業測，游到5000碼記功一次，游到8000碼記大功一次，不過都以四小時為限，大陸上十月份天氣已相當寒冷，隊長們在游泳測驗河水內交待游經同學如有需要仰游經過，隊長們會餵食小塊蛋糕及白酒，我一心想爭取記功，自己默數圈數，後又怕數漏，多遊了好幾圈經約二個小時游回河岸邊，才知道游了五千七百碼，但是不知是太累還是吃了幾口白酒，竟倒睡河邊好一段時間，那年測驗以本班陳連生同學遊逾一萬碼得到冠軍。有位隊長說想不到你們體育丁組的平均成績這麼好，我及陳連生另外好幾位游逾五千碼的都是編為丁組的同學。

海校器械操包涵單槓、雙槓、跳木馬及攀繩索升頂等，單、雙槓至少要能引體向上十五次以上進而練擺動身體而上槓、雙槓亦已能曲臂再伸臂至少十五次，進而作其他擺動等花樣，木馬實際上為木箱逐步加高，能一躍而過，不過到卅四年初，本班足球健將葉潤泉同學不慎跳木馬落地時跌傷膝蓋骨，隨即送貴陽醫治一兩個月才回來，令同學們羨慕不已，因在養傷時期，可能有機會看到幾場好電影，葉同學在香港念書時，曾因足球踢的好，為香港某足球隊羅致加入球隊，球藝更為進步。進海校後，自然是本班足球班隊主將。海校一向以足球是國際上最重視運動，海軍既是國際兵種，自然以足球為國際代表性運動，一向重視，金家樓無大型體育場，所以我們平常上足球課及田徑課都到距金家樓約距200公尺之縣體育場去實施，本班在校運動大會上，因葉同學之盤球、傳球、射門技術高超，不畏高班學長，絕不放手，而獲足球賽冠軍。攀繩升頂運動，是有一座木架，深埋地下，其頂端懸有三條粗繩，離地面約一丈四、五尺，每位同學必須兩手握繩，交換上握將身體用臂力拉到頂，兩腳不可幫忙夾住繩索，後來在青島，陸軍來的隊長也有攀竹竿訓練，但是手腳並用，欠缺真功夫，也不是以往使用風帆之船舶必須攀繩到桅上工作之性質所要求者。

兵操課，後來在海軍官校期間稱為陸操，前已述及由陳正操練官及梁副操練官負責，徒手操尚可以

接受，除了綁退未綁好散落必被罰打手心外，別無多大問題，惟在授槍後，卻不教同學「槍上肩」或「托槍」動作而是持槍操作。持槍動作要求極嚴，必須虎口緊握槍身，槍身與地面垂直，不可向前或向後傾斜也不可著地，跑步時右手持槍，左手握刺刀鞘前後擺動，有一兩次一上操便沿籃球週圍跑步，直到下課號音響了才叫立定，排隊解散，不少同學因持槍不合上述規定而挨打手心。那時我們有的同學個子較小，我們所使用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步槍不但沉重又長，如上了刺刀，比矮小同學還高出一、二公分。現在回想起來，操練官可能有些虐待狂，兵操課的劈刺課，不像在台灣所見三軍部隊劈刺只有一個刺出去，收回來兩個簡單動作，教我們步槍上刺刀劈刺的動作是來自西北軍馮玉祥部隊的「殺四門」不但有前刺、收槍，另外尚有用槍托左右隔擋及閃避，前進退步之變化動作，在筆者卅九年初，派任太平軍艦擔任槍砲官（部門主管）時，還在官員步台上複習過全套動作，如今事隔六十餘年自然快忘的精光了。步槍實彈射擊訓練，也是完全依據步兵操典，先作三角瞄準練習，射擊前練緊握槍把，以防扣扳機時槍身有些微移動而失準確性，每次打靶時發彈五發，想不到的是漢陽式步槍射擊時，後座力特別大，五發子彈打畢肩胛部位還會被震的紅腫脫皮，後來到青島改用日本製造的三八式步槍打靶，便沒有那麼強的後座力，舒服多了。

抗戰時期的桐梓海校，最多學生時在卅三年秋航十四入校後，約二百六、七十人，但教職員不到五十人，高憲申校長之下，分為(1)訓育處，負全校師生管理行政之責，主任鄧兆祥中校，下有二位少校學監、及六位隊長（少、中尉）對各隊學生實施品德、體育之教育及生活管理輔導，全部行政支援負責人員為一位准尉庶務、直接管理衛兵（2人）、勤務兵五、六人，伙伙五、六人，洗衣兵二人，編制之精簡行政效率之高均是近代中外軍事院校所罕見的。除了訓育處外，便是(2)教育團隊是以航海正教官陳承輝中校（民國二年煙台海校八屆航海班畢業）及輪機正教官許孝焜中校（船政後學堂十三屆管輪，民國十年畢業）為首的教官群，絕大多數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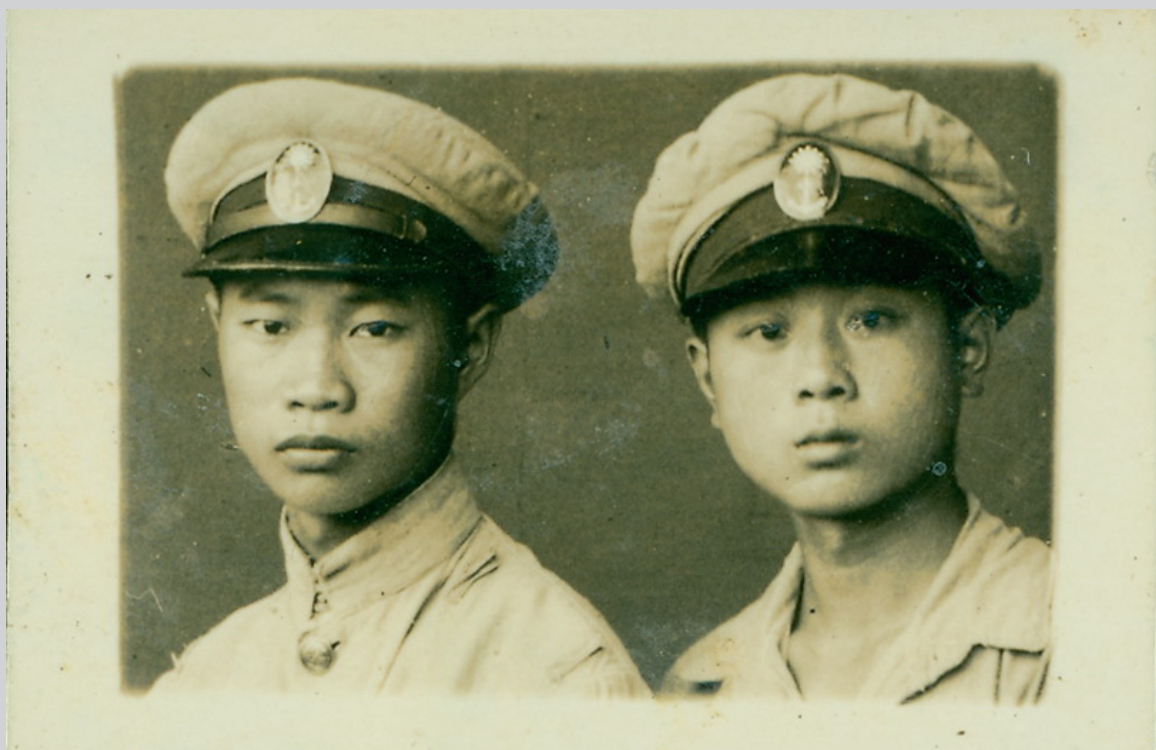
海軍官校創校歷程

是學有專長，曾留學英、德深造回來的，從算術、代數、幾何、解析幾何，平面及弧面三角、物理、化學、微積分，直到海軍專業課目，全都包下，僅歷史地理課曾外聘在法院服務的法官前來兼課，教學進度及考試都全部由這些老師們安排，早晚自習輔導則委由各隊隊長負責（故隊長們在我們學生眼中，實在是全能的軍官）此外尚有（3）校醫一名，受訓育主任行政管制及（4）一位海軍特別黨部海軍學校區黨部的蕭總幹事，每月之月會都由他發表專門演說，每次看到他都是兩眼朝天，講了一些我們大部份都聽不懂的話語（福建鄉音太重）。

海校雖已實施全國招生，且規定每省可保送學生二十位到海軍總部參加複試，但是各省多未足額保送，通常保送十一、二人，如民國卅二年貴州省只保送六人，更少了，但福建省、廣東省都較足額保送，另外僑委會也受委託招考保送進二十人，海軍軍官子弟又另增二十名額，因此當年甄別考試分班後，我們這一班（航十三）共七十二人中約三分之一為閩籍，三分之一為粵籍，其他三分之一為外省人，閩、粵籍同學常於課後自然相聚一處聊天，所說方言，為外省人都未能聽得懂，訓育處及校方一

向規定在校內不准說土話（方言），但似未見效，因此誤會衝突難免時有發生，我班的趙士驤同學（後升少將）便是外省群中常出面打架者，他個子不高，卻相當勇武有力，曾與福建籍林永森同學（早年退伍轉航運，曾是當年最年輕的遠洋船長）與粵籍李強同學互毆多次，趙每每居上風，後在青島竟同高他半個多頭的四十一年班湯紹文毆鬥，也未吃虧，是一較特別同學，那時同學間流行一「莽」（讀平聲）字，身體健壯敢出面打架者稱為「莽子」有位運動不錯，自詡為很「莽」言行頗跼，但是某次得罪一位湖北籍的周獻範同學，追著他說，看那個「莽」，竟然不敢「應戰」逃之夭夭，自此被同學看扁矣。也有同學性好吹牛，被同學們評為他講的話，某人只有三分某人五分可信，惟至今仍有人不改其陋習，常講的甚至寫的文章每見自我誇張，或誤植記憶一些不實的回憶，為人詬病而毫無覺悟，但是他為人熱心，班上有事都願出力，不失為一位好同學，本班同學入校時，不少超齡者，平均超齡一歲（15歲）居多，16歲也有幾位，甚至有高一肄業年滿17歲者，但是一到沐浴時間，真相畢露，下體長了毛，故亦被謔稱為「老





航十三之四川保送生

骨頭」，這些超齡同學除了要爭取考第一名或名列前茅而非常用功之外，其他的因已具初二、三甚至高中程度者，開始時都很輕鬆，參加課外活動很熱心，編寫壁報、話劇，甚至向外投稿。後來課程多了，便有些吃虧，似乎已來不及，考試落後也有人在，但是也讓師長們看到我班程度不差，在後來併入位於青島之海軍軍官學校，編班時稍佔了一點便宜。一般而言，本班同學學習力強，雖有打架之事，但並無個性暴戾者，反而是個性細心者比比皆是，如課餘流行做軍艦模型，一個比一個好，做的最好的郁文弼同學，他心細手巧，除船身為木製以外，餘用火柴盒做甲板上建築，火柴棒做旗桿，大頭針做成大砲，都是藝術精品。

在海校時期，每日大概作息是六點起床，30分鐘做內務盥洗，六點半集合早點名升旗，做早操上點早餐，畢作早自習，八點起集合後上課四小時，十二點午餐，下午一點半起上課或體育、兵操共四小時，六點晚餐，及課外活動時間，七點半至九點半晚自習，隨即晚點名十點熄燈，我們的內務是將

棉被平鋪與床墊同寬，再包以白被單，四週用兩塊內務（木）板夾成90°稜角即可，摺成豆腐塊似的是在青島海軍軍官學校才有的，用功的同學很多，不到六點便自行起床（做內務，木板夾的很響，吵人好夢），開始到操場讀英文，燈熄後，也有一些同學偷起床到教室去做數學習題，前已述及老師每次只令大家做課本上習題單數題，或雙數題，但是用功者怕考試出題於不需作習題的那一半數，晚自習時間，自然不夠，乃偷開夜車，常被主任、學監或隊長查到趕回寢室才乖乖地就寢。

在海校伙食算是不太差，抗戰期間發到軍事機關或部隊都是糙米，且經奸商摻入砂子，被戲稱為「八寶米」，但是陳紹寬總司令一向愛護海校學生，另以公款專為海校採購白米、白麵粉，筆者曾閱一位學長為文敘述海校生活，說我們吃的便是「八寶米」，那顯然不確實，可能也將抗戰時期收留淪陷區學生就讀的國立中學的待遇印象誤植其海校回憶文中。剛入校，早餐端出每人四個大饅頭，南方的同學很不習慣，有些吃不下，後來

海軍官校創校歷程

因物價上漲，海總採購麵粉減少了，同學們每日上操、運動，體力消耗很大，早餐改發三個饅頭，便都感到有些吃不飽。早餐除了饅頭外，另有花生米或黃豆佐餐，午、晚餐都是一菜（含葷素在內）一湯，每餐學監待主任進入喊立正口令向主任敬禮後喊稍息，然後喊開動口令，第一件事便是將湯匙放入湯碗，不得有聲響，否則被喊起罰打手心一下。用餐時間也不同友軍限制十分鐘，而從不限制，通常都是廿分鐘以上，進餐時間禁止說話，都是靜悄悄的。偶有外來之人士，經過此二三百人大飯廳外時竟毫無知覺。進餐時，主任、學監或隊長有事要宣佈，便要大家「一面吃一面聽」而宣佈，如此便不會耽誤每次集合時間（早晚點名，上課前上體育場，上自習前都要集合一次）偶因有同學犯錯，會被全班禁假（星期日不准外出）大家便在用膳時比賽吃飯出氣，平時吃三碗，此時會吃到五碗以上甚至到八、九碗之多，當然飯桶內早已吃光，只見學監叫伙伙來，每人打一巴掌，要他們趕快再煮飯，真是冤枉挨耳光。

談到集合，次數之多已如上述，在大樓前集合場上兩旁，耳樓前用破瓷片做了兩道寬約五、六吋的預備線，每次集合前三分鐘號兵長必須預備號。同學們必須立即到集合線旁等候，一俟集合號令響畢，便要快步跑入集合場排隊，在每班班長下令立正向右看齊，才入列的算是遲到，必罰打手心三板，有一次，不知為了何事，有二、三十位同學來不及先到預備線上等候，集合號響起，趕緊衝入集合場，但班長已下口令，我們尚有二十多人未入列，馬上被劉淵隊長攔下，排成一列，人人舉平右手，挨罰，我是跑的很快的，列在排頭第三名，劉

隊長用力打下，真是痛的快哭出來，但是隊長一人施罰，開始太用力，到後來似乎已打不動了，動作慢，排在後頭的便挨的較輕，人人稱幸。後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劉隊長從杭州組團來台參訪，我們在台的航十一到航十四，與輪六輪七同學均曾宴請接風或陪其到台北市參觀，還談起那件廿餘人挨打之往事，劉隊長說，我那會真正打你們，不過是意思一下而已，我乃告以實況，他也感到有些歉意。我們也別無他意，暢談六十餘年往事，大家均感唏噓不已，臨別大家到其下榻旅館前排隊行舉手禮，隊長及同學多人均流下了眼淚。

我們的服裝，當然沒有呢制服，及漂亮的白軍裝，全是布料的，冬季也發過棉制服，通常所穿分為二種：一為單日操課時所穿黃色，布料較粗，也是如今日夏服一般，領上別錨一對，中間五個銅扣，胸前兩個口袋；另一為外出制服，夏季米黃，冬服黑色衣料較佳。軍帽未襯硬圈，帽套軟軟地垂下，軍帽遮陽之上有橢圓形帽徽，則與現今的一樣，外出服是星期日穿著，八點半主任校閱檢查了服裝，才宣佈放假，一週僅這一天可以踏出校門，下午五點收假，內務做的好，有特別假，多一小時收假仍回校晚餐，外出服都經洗衣坊洗淨，漿燙的筆挺，五顆銅扣及皮鞋，必須擦亮，抗戰時期，物資極端短缺，那有擦銅油可用，起先大家用牙膏牙粉抹上，用布將扣子擦亮，後來連牙粉都嫌它貴了，有位同學異想天開跑到校旁城隍廟以香灰代替，也照樣擦的很亮，以後大家都如法泡製，所以海校學生星期日外出，三五人一起步伐整齊，服裝精神均令外面老百姓另眼看待，外出服一週只穿一次多能穿得較久，但是平常上課上操穿的軍服，常



航十三之粵籍生

遭磨擦，布料又差，多穿不上一二年便破了，尤其早我們一二年入校的學長們所穿的為然，航十一同學長有「我們都有頂天立地，空前絕後的好漢」之說法，乃是形容我們帽套頂上，皮鞋底下褲子膝蓋及臀部部位均有破洞，學長們頗埋怨倉庫仍有制服，鄧主任不肯發，甚至給他取個「鄧夾夾」的不雅綽號，後來才知那些制服是外出服，到外出服穿的很舊了才換發，如此我們外出，始終能體體面面受老百姓尊敬。入校以後每人發了一雙黑皮鞋，平日不穿，星期日放假才穿的，校閱時都用鞋油擦的很光亮，鄧主任還特別在集合時向大家說明，他的皮鞋是在英國留學時買的，至今已穿了多年，除及鞋底換過幾次以外，鞋面仍未破損，便是勤擦鞋油，這就是皮鞋保養的要領，勉勵同學們注意實行。有人寫文章說他曾說他穿的這雙老皮鞋，不到抗戰勝利，不會更換之講法似乎不怎麼正確。

在桐梓時間，住的是大統艙，床是雙層的，每兩床併在一起。彼此尚無多少干擾，只是夏天臭蟲肆虐，每夜咬的同學們奇癢不止，隔一段時間，訓育處都會讓我們空出寢室一白天，交待廚房燒開水來澆燙，不知何故，只能好數日而已，頑固的臭蟲再度爬出攻擊，讓學生及訓育處傷透腦筋，記得有一次要我們騰空寢室，竟用燒炙辣椒來煙燻臭蟲，臭蟲未能燻死光，反讓同學晚間被室內空氣的餘味燻的頭昏不已，所以我們那時功課這麼重，又常常睡不好覺之辛苦，令人回想起來不知怎麼渡過來的？此外一度疥瘡傳染於校中，受感染的很多，學校到秋天以後每週燒兩次熱水讓同學沐浴，在疥瘡流行激烈時，學校便會在熱水中加硫黃，協助沐浴同學殺菌，到了第二年終於絕跡。

桐梓縣地方不大，每週日放學大半天，多在城內或城郊走走，太遠之處也去不了。城內有周西成墓，周原為貴州軍閥之一，後為國民政府收編派為軍長，曾做過貴州省督軍尚有一些治績，墓園在一小山坡上，樹木尚茂，同學們常去散步，吃些板栗類零食，午在外吃盤鍋貼，便感到是一種享受，海總部對學生每月發少數津貼零用金，根本不夠用，常靠家中接濟，無論上面所發或家中接濟，一律存放在楊熙濤學監處，周日校閱服裝可以外出時，大



航十三及輪七班之福建保送學生

家都會到二樓楊學監處請款，他則按每人所提出需花費之理由審查後酌發給我們，他有本筆記簿，每頁一位同學存款收支均記載於上，後來有好幾位同學認為楊學監所記有誤，曾偶有爭執，經反覆澄清始息，因此有同學給他取了一個「老糊塗」更為不雅的稱號。

我們進海校時，主任及學監等常常我們：一艘海軍軍艦出了海，便完全獨立應付一切，因此船上編制除航海、槍砲、輪機、通信等工作以外，還包含木工、船工、焊工等等修理工作，故在海校時便要培養學生許多自己做的的工作，因此有了課外活動固定編組，訓育處是根據每生平日表現而派定活動工作，故考第一名的必然派為班長，功課比較好的派為圖書幹事，懂此採買常識的派為採買，每晚帶伙食到校副（那是頗令人羨慕的，因有一位伙食幹事在壁報上發表了夜桐梓的風光，讓從未看見過夜桐梓景象的同學們，自然欽羨不已），會寫文章的派為壁報幹事，懂花卉的派為園工幹事，喜好運動派為體育幹事，上體育課時分發，運動器材（除球類外，跑百米及跳遠的釘鞋、踢足球的粗釘皮鞋都很齊全）其他無何特殊表現者多派為理髮幹事、



皮工幹事、鵠工幹事、鵠工是從馬尾時，海校便養了一批鵠子，隨校遷到桐梓，每日須有專人餵食及放鵠飛行與收回鵠子大籠舍之內，皮工是為師長、同學補皮鞋（僅限皮面）及修補籃、排、足球，當年各類球具都是內外各一層，內層是橡膠膽，可以充氣，外層為皮製球體，如有破損，便是皮工幹事公定之工作，理髮幹事則專為同學理髮，抗戰時一進學校便先理光頭，為筆者第一地理髮的輪六班聶顯堯學長，他一面理髮，一面告訴一旁同學說宋同學頭髮很細軟，不費什麼力氣便完成，筆者曾做過兩個學期的理髮幹事及一個學期的皮工幹事，學會修補皮鞋及皮球之技術，理髮則無多少技術，只消持理髮推刀緊貼頭皮，將四週頭頂推光便成，但是如碰上同學髮質較硬較粗的，推理了三個頭便已手膀酸痛不已，完全想不到是件相當辛苦的差事。除了公派的課外活動之外，另有自由參加的「鐵甲」歌唱團，「海潮」口琴隊，以及話劇隊、平劇隊、胡琴隊、鋼鋸樂隊等等，其中以鐵甲歌唱團聲勢最大，除了會唱歌的隊長及學監常教各班同學唱會當年抗戰流行歌曲（含軍歌及有戰爭氣息的抒情歌曲等等），鐵甲歌唱團練唱了許多較高藝術性，

及更為雄壯的軍歌，筆者雖未參加歌唱團，但每天晚自習前聽到他們所練唱的歌，無形中也會唱了不少，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保衛大武漢」、「惟我中華」、「玉門出塞」等等至今都還能朗朗上口或哼上幾句。總之在海校時期的課外活動是多姿姿的，令人懷念不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主任，隊長們常提醒我們，因為軍艦內樓梯較狹窄，故官兵通過必用跑步，所以規定我們學生上、下樓梯一律用跑步，自此成為習慣，到我們畢業多年，不但在船上爬樓梯用跑的，即使在民間房內行經樓梯也用跑的，曾令一旁的老百姓感到奇怪，詢問原因呢！另一件事是師長們常灌輸我們在室外一定要戴軍帽，只有在軍官犯了軍法，才摘下軍帽。此一傳統原是海軍所傳的，友軍如何規定，未曾細問，但是戰後新海軍重建，我們常看到有些軍官在甲板上也未戴軍帽，好像都是些違法軍官在甲板上趴趴走，如今到了台北市寶慶路，西門町一帶靠近國防部的附近，更有大批軍官身穿軍服卻未戴軍帽，初時還非常看不慣呢。（待續）